

沙汀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沙汀短篇小说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沙汀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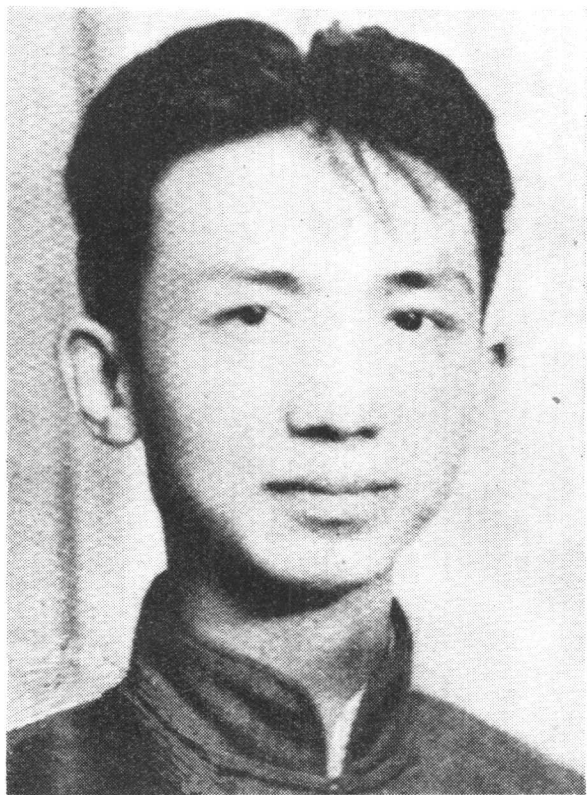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4}$ 插页 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2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170 定价 1.25元



作者像

張

新編海防新學

卷之六 宣德 宣德六年 宣德六年 宣德六年

紀述因失不獲催收否必致項之總比之古人衡得快又不

收帶以呈呈
收帶以呈呈

停寺大
攝物也
的之許
因有成
府方係
酒是
所

默言事竟呈揚美德他可不止此抑不多欲釋懷他就等著面

苦他仁心佛性
似石墮即偶承
不任乞乞只
淡々味

刻
程
溪
仙
叱
咤
龍
就
行
雨
了
一
上
清
也
松
檟
奕
吳
楚
為
侶
公
也
如

田
唐
亡
陸
田
三
十
畝
插
水
稻
六
七
十
担
代
雜
牛
五
五
單
單
身
穿
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 版 题 记

我是怀着感激心情来写这篇重版题记的。因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文艺界正在开展一场批判叛徒江青勾结阴谋家林彪精心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一系列反动论点的轰轰烈烈的斗争。

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三十年代的文艺，是他们炮制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本集子里的二十二个短篇，全是建国前写的，其中就有六篇写于三十年代上海时期。这次重版，我本想增加三四篇全国解放前的作品，其中一篇《恐怖》写于三十年代初期。这倒不是想请读者鉴定一下，它是否“文艺黑线”的产物。当然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了不起，就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说，它的缺点也是很显著的，我过重地渲染了反动统治下的白色恐怖。

我之准备增选《恐怖》，主要因为它毕竟多少反映了一点军阀、官僚封建性的残暴，从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创业的艰难；其次还因为这篇小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距今四十七年前，党在离成都不过百里的广汉所领导的一次起义。而参加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位同志，当日没有牺牲于敌人的疯狂屠杀，但在林彪、“四人帮”的陷害、折磨下却与世长辞了！我想用这篇东西来表示自己一点微末的悼念。可惜修改稿和原书都散失了，出版单位又希望最好维持原

来的编排,因而只好怅然作罢。

至于这本选集中所有各篇的历史背景、写作意图及其得失,与乎一九五三年修改时的一些设想,我在初版后记中,大体已有所说明,这里不重复了。当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于它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看得更清楚了。但是,这次重版我只对其中两三篇作了少许必要的改动。主要是校正写错了、写漏了或排错了、排漏了的个别文字。

现在,“四人邦”在文艺界的霸权已经进一步被粉碎了,为了肃清他们的流毒,在积极参加“第三个战役”的同时,我誓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跟同全国文艺工作者一道,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1977年12月23日

目 次

重版题记	1
航线	1
丁跛公	13
凶手	27
代理县长	38
兽道	50
在祠堂里	61
防空	73
磁力	85
在其番居茶馆里	98
替身	115
老烟的故事	129
一个秋天晚上	143
范老老师	158
呼嚎	173
催粮	187
烦恼	199
逃灾	209

意外	219
医生	229
酒后	239
炮手	249
减租	260
后记	270

航 线

鼓动着钢铁的脉搏，喷着气，船朝前进行。

在这以上，当经过石门滩、瞿塘一带地区的时候，急流，夹江的峭壁做成的阴影，“神匪”，真使人忧郁，害怕；船好象在深谷里航行。那些被压榨得走投无路的人们，头缠红布，穿着打结搭的烂裤子，站在石岩上，山坡上，翘起脚尖叫吼。他们可并不如传说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挥刀头落；而且那饿缩了的身体，的确曾经为护船的洋兵所洞穿。

现在，是没有急流，阴影和“神匪”了，河岸展开着，仿佛天都宽了好多。

在铅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灯似地掠过去了。这里，从表面看，也正和中国任何一处内地相似，萧索，荒废，阳光都洗不掉的阴郁。然而，人们却向黄色的江岸呆视着，疲倦的眼睛是那么深陷，好象在那些野生的荒草丛中，在那潮湿的泥土里，在这衰老荒凉的外表下，正在出现着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们过一分钟松一口气，而猜想着未来的一秒一刻将会碰见怎样的奇迹。

当岸上那些高架着的写了标语的木牌，正对面奔了过来，客人们都把头伸过船舷，连不识字的也睁大眼睛，推开别人的头和肩膀。

“那不是么？——看！……”

“往这边看过去呀，瞎子！……”

在甲板上，那些四等仓的客人，都开始谈起来了。他们是那样近乎郁闷的庄严，不住地，拿那响遍全中国全世界的传说，使自己吃惊，叹气，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栏杆上。有的背靠着板壁坐在铺位上，摆开着两腿，手支在膝头上。

那个高长长的湖北人，皱着眉头，颈子一偏，打断谁的谈话，说：

“你佬是哪里听来的啊，神话！比峡里的呢，是凶。抢船么，那也看。前头，四川军阀运的枪倒确实被抢了，在城陵矶。打了三天三夜。听说是上海有走线，要不怎么会知道呢？可是就因为有枪罗！枪多了好打出来，里边也不好过活呢。”

立在三等仓门口的包袱客，正在和一个学生争辩，这时，他突然掉转头叫道：

“听啦！我说闹不好吧，田也分了，还是没有吃的。”

“我是说盐这些东西啊。米么，倒便宜，规定了，几百钱一斗。可是盐，比人参还贵。军队给堵住了呀，通不过。也有胆大的偷去卖，赚钱呢。”

“也给价么？咳！可以去啦？恐怕不能运多少吧？”包袱客热心地问。

一个老头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烟斗，嚷道：“闹不好的！谁也闹不好！”于是急急忙忙地装好烟，站起来：“怎闹得好？人还没死够呵！”他冲气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拿着大洋盘，从冰箱边转过来，骂道：“死尸！没有带眼睛么？”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层楼上去了；老头儿忿忿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后身。

在上层的甲板上，栏杆的周围排好了钢板，外国水兵架设着机关枪。一个背着枪的洋兵，衔着大烟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槟酒在玻璃盅里堆着花，大餐间里的绅士们，是忘掉了脚下动荡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他们正在碰着杯互祝健康。

那个由宜昌上船的中国兵，伸长脑袋向楼口张望了一眼，喃喃道：

“妈的！真比我们团长还穿得阔！”

他退回船尾去了，在厕所的门阶上坐下。然后分开两腿，手搭在膝盖上去，于是十分庄严地向人众瞥了两眼，吐一口痰沫，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样子倒满神气，拿上去试试看！……”

许多头朝那兵士转过来了，于是，他两脚一张一合地，带着一种夸耀神情，谈起那他所亲身经历的恶战来，夸耀着自己和“敌人”，一点不把洋兵搁在眼里。

“我打十几年仗了，”他抬起头接着说，“真没见过！男男女女一齐出马。婆娘些^①裤儿一卷，扑过河来拿起梭镖穿你。连娃儿些都不好惹；——老头子，笑？不是好吃的果儿啊！跑去试一试吧，不搞得你屁滚尿流那才怪哩！……”

女人们垂下头去，拿奶子往小孩子咀里塞，叹了口气。

一个中年人拍着大腿，腰肢一仰一屈地嚷道：

“老百姓过的啥日子呵！不乱往哪里跑？”

“往哪里跑？今天要，明天要，人要光了，钱要光了就跑

① 婆娘些，意即婆娘们。

啦！原先是这样么？——哪篇书上写得有？——只属不吃那倒好啦！”

一种哑声紧接着说，而这立刻引起了兵士的注意。

“你象也赞成呀，老哥？”兵士打偏了颈子问。

“甚么……我说——你胡扯！……”

兵士拍着膝盖大笑起来。有谁喃喃道：

“这年岁，少开口啊！”

兵士突然止住了笑，眼睛几眨，不服气地嚷道：

“你怕我卖他哇？把眼睛擦亮看一看吧。”

“啊，啊，哪里！”有人怕兵士要横，劝解道：“裤带都松了呀！不给吃么？”

一提到肚皮的事，各人都马上感到肠胃的空虚了，有的谈起食物的便宜和味道，有的望着洋厨房出神，发气，有的跑往下仓厨房里打听去了。

那个瘦小的火食老板，他的眼睛已经被长年的油烟弄眯瞎了。他拿食指捋了一下胡子上的清鼻涕，就又捏起竹筒，在大木桶里搅起来，给泥浑的江水“打矾”。胖子下手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对付跳蚤。伙夫眼睛懒洋洋的，正坐在米口袋上出神。厨房里的空气比四等仓客人饥饿着的肚皮闲散得多。

拥下来的客人们气馁了。他们吞了一下口水，就齐声抱怨起来。

“喂！大师父，快饿过性了哟！”

“饿过性好让你少吃点啦！真会打算盘哩。”

老板把搅着的竹筒钉住了。眨了眨眼睛，他气凶凶地吼道：

“快了么？你看喉咙里都撑出手来了！”

“快了！快了！”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心平气和地回答。他开始在锅里动着汤瓢，接着，盛了一点汤起来，把下巴伸出一半，用一种很仔细的神气去喝；然后，拿围裙揩了揩那咀接触过的部分。“好了！再一股火就吃得了！”接着他又轻松愉快地说，竭力安慰着那些饿得发了脾气的人众，好象这是他底义务似的。

一种粗大的噪音叫道：

“不要催，他会把洗碗水给你吃哩！”

胖子向那人膘了一眼，打了个呵欠，把脸掉到船舷外面去了。

风绞着烟、水花和岸上的泥土。广阔的耕地无涯无际地扩展开去。在一簇屋子的高处，一片惹眼的红色奔过去了。更远一些，在一片空地上，有一大堆人攒动着。船颠簸着，发出一种张皇失措的叫声，仿佛它正被沸腾着的两岸扼杀着一般。

“看！那是什么呀？”有谁突然直瞪住岸上，叫起来。

“总是开会呀！不要乱叫！”

“啊哟，唧，唧！我的天公！”

“客人些，查票了！”

楼口传下来的叫呼使大家静默了。但不到一分钟，又都抱怨起来。

“怎么？又要查呀！”

“简直象犯人罗！”

一个头顶发亮的老头儿，把吊在裤腰上的烟合子打开，取

出船票，挥着手嚷道：

“这难道是假的啦？还怕他查！”

带着唠叨和空空的肚皮，客人们又终于懒拖拖地望楼上拥去了。

胖子轻轻松了口气，笑了。伙夫在灶门边上煤。老板抱了一大叠土碗，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随即用围裙揩了揩眼睛，开始在想甚么；最后，跑到自己火仓隔壁的屋子里面去了。一会又笑着走出来，很当心地把门挪好。

“爽性点！查完就开。”他吩咐着伙夫。

没有谁回答他的话，都一声不响地工作着。于是，老板自己也便动起手来，拿汤瓢挑松了瓦盆子里的豆芽，然后往每一只土碗里分散。

油烟子给人带来了喷嚏和眼泪。浪花不住地从窗口跳进来。一迂着大浪头，排列在木板上的菜碗就互相撞碰着，发出尖锐的声响。

楼梯上有繁密脚步声传来。

“快点！又下来催命来了！……”

可是，等到老板掉过脸去，他马上噤住了，两只手臂无力地垂下；那握在手里的汤瓢，不知道是放下的好，还是捏住的好。他底脸更瘦小，眼睛也更眯睃了。

茶房们扮着鬼脸。船主和买办说的话，厨子们很难懂的。那个会说洋话的中国人，脑袋一动，带了两个侍者，走到老板的屋子里去了。显然是去进行搜查。

“船主！……”

老板的舌头好象是僵硬了，但他随又转向留在外面的茶

房，告饶起来。

“一碗把酒敬得起的，……”

可是，他们只能替他着急流汗。

三个“黄鱼”笔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枯黄的手指捏弄着钮扣和衣领子。他们的面孔黄皱，神色忸怩，从兰布大褂、家造鞋子发出泥土气和鱼腥气。

“买办！……你老人家，……”老板喃喃着开始告饶。

“我作不到主呀！”买办拿肥下巴指了指洋人。

一群人给船主做了尾巴，劈劈拍拍地跟着上楼去了。

老板甩手跺脚吵嚷起来。

“我晓得有人坏我，对的！——暗害我呀！……”

他满以为，长期纠缠不清的债帐，长期油烟里的生活，在这一次的冒险当中，总可以结束了，于是，靠着儿子和媳妇，吃两天闲饭，静静地死去。然而，眼睁睁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是被人戳破了！他拿围裙揩着眼睛，因为他真的淌了眼泪。

那个胖子懒声懒气地劝他道：

“急一阵又怎样呢？你就急死了他也不管你这一套啦！”

楼梯口有人吆喝。

“来了！来了！”

老板应声着，把围裙解开，拂去了身上的炭灰，向楼梯边走去。

“你听我说！”胖子丁宁道，“见船主本人！底下人……”

“我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唉，害我呀！……”

汽笛急迫地哀鸣着，船的速度逐渐慢了。它仿佛已经逃出这法律以外的航线，可以从从容容地缓口气一般。黄色的

河岸、草屋，系在枯树桩上的破船，远远的镜子样晃着的湖泊和河道，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见了。

客人们仿佛已经忘掉了饥饿，都围住买办室，翘起脚尖争看一场犯规事件怎样结局。

“外国人的话不好说啊！”那个买办，早被顽固的诉苦弄出脾气来了，他斩丁截铁地吼道：“他们底章程不是单写在纸上就算了的，你怕象我们么？快收拾东西吧！”

黄鱼们急得直跳起来。

“我们不懂得规矩，我们才出门啦！”

“我出了钱的！……我给过他钱的！……”

因为抱怨和失望，老板瞪着眯眯的眼睛，只是痴呆呆直叫道：

“我知道有人暗害我！……对的！……我没有得罪过人！”

围住看热闹的人，听了这些夹着哭声的干嚷，翘起的脚都放平下来。一个人提高嗓音，不很自然地叫道：

“都是中国人啦！哪块石头底下不藏两条鱼呢？”

“对罗！……”

于是他们便纷纷嘈吼起来，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抗议，大声地说，好叫旁的人领教。一致的意见是：不应该把黄鱼送下船，因为他们是出过钱的，而且他们的荷包已经空了，没有钱再买票了；厨房老板可以把那已经上了腰包的票价退出来。

“我作不得主呀！……”

买办把衣兜一提，左腿跨上沙发的靠手，肥肥的脸望大众避开了。